

# 西北民族 研究论文辑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

1984·12

说 明

说 明

# 西北民族研究论文辑

这本《西北民族研究论文辑》分没有发表过  
这些论文，虽然对研究的网眼提出了一点看法，但是，还很粗浅，只是初步的尝试与探  
索。现汇集成册，以资文  
献地区两个文明建设  
《文辑》包括少数民  
西北民族研究的新局面  
前研究力量的提供和  
情况，但是  
地区两个文  
的需要，西北民族研究所  
而存在。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

1984年12月

# 说 明

## 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

这本《文辑》系我所研究人员一九八四年的部分论文，除少数外，大部分没有发表过。这些论文，虽然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点看法，但是，还很粗浅，只是初步的尝试与探索。现汇集成册，以资交流，并表明我们求教的真诚愿望，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文辑》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教育、历史、宗教五方面的内容，它反映了我所目前研究力量的现状和今后方向。《文辑》说明，同志们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的力量还很单薄。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西北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还需要通过改革，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工作，为开创西北民族研究的新局面而奋斗！

这个分法，是很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81) 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蒙古和察哈尔这类字，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2) 尔这一名，也是由十六世纪或更后的时间内，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3) 我们尚未发现。贵德本以外，我还见到一本与它相异的本子，语  
 (184) 这一本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蒙古和察哈尔这类字，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5) 尔这一名，也是由十六世纪或更后的时间内，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编者

1984年12月

这一本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蒙古和察哈尔这类字，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1) 尔这一名，也是由十六世纪或更后的时间内，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2) 我们尚未发现。贵德本以外，我还见到一本与它相异的本子，语  
 (183) 这一本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蒙古和察哈尔这类字，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184) 尔这一名，也是由十六世纪或更后的时间内，莫氏及量，是原稿的自注。

这一本，我们没见到过。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的介绍，苏联列宁格勒萨尔特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有藏本。据说这一手稿，是苏联波塔宁在安本多弄到手的。手稿包括蒙古《哈格斯尔》前两个片断，和其中所没有的一章。（见达木丁苏伦所著的《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根源》，北京俄语学院同学集体翻译）。

这一藏文手抄本，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第一章格萨尔在天上情节，与贵德本及李第一

# 目 录

- 王 沂 暖 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 . . . . ( 1 )
- 王 兴 先 简析《格萨尔王传·卡切玉宗之部》“抑本扬佛”的思想倾向 . . . ( 29 )
- 杨 士 宏 简介藏族创世史诗——“世巴塔义” . . . . . ( 38 )
- 唐 景 福 藏族文学发展概况略述 . . . . . ( 44 )
- 王 兴 先 《格萨尔》谚语试评 . . . . . ( 56 )
- 郝 苏 民 蒙古谚语格律的考察研究 . . . . . ( 70 )
- 萨仁格日勒 德笃蒙古族的《巴音松庚祝词》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 . . . . ( 96 )
- 郝 苏 民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波斯文再释读 . . . . . ( 106 )
- 刘 文 性 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式的对比试析 . . . . . ( 113 )
- 车 得 骝 东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现状及采取若干特殊措施的建议 . . . . . ( 121 )
- 马 国 忠 双语现象在民族教育中的意义 . . . . . ( 126 )
- 车 得 骝 铁勒回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 . . . . ( 135 )
- 高 自 厚 “勺哇人”调查及索源 . . . . . ( 143 )
- 杨 士 宏 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 . . . . . ( 152 )
- 高 自 厚 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分期的管见 . . . . . ( 162 )
- 罗 万 寿 略论西藏佛教噶举派及其历史作用 . . . . . ( 175 )
- 唐 景 福 《格萨尔王传》分部本内容简介 . . . . . ( 184 )
- 何 天 慧 《藏族民间故事》目录索引 . . . . . ( 194 )
- 马 学 仁

# 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

## 《格萨尔王传》

王沂暖

流传在藏族地区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人人都渴望知道它究竟有多少数量，长篇长到如何程度。以前我们对于它曾作过极粗浅的介绍，提出过约为六十部左右的综合数字。这是个根据当时所得到的材料，作出了的统计。现在各地区各方面搜集到的新名称很多，只就西藏介绍的七位说唱家的书目，去同存异，已达94部之多。我在这里，想根据一些新材料，再作一些统计。以前我们曾把藏文《格萨尔王传》，分为分章本和分部本两种，现在看起来，这个分法，是很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现在就把这两种本子来列举。

我们先介绍分章本。分章本我们认为先于分部本，是《格萨尔王传》最初的创作，或者由一人一地先说唱，形成的一个底本。它包括《格萨尔王传》的几个大的事件，描写格萨尔王一生的降妖伏魔的经过。当然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分章本，已经有流传各地的异本，我想标明数字，一部一部的举出来，

### 1. 《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

这一本可能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分章本。书中出现黄教和察哈尔这类字样。黄教创始于十五世纪，察哈尔这一名，也是由十六世纪明朝嘉靖以后才有。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本子，可能成书于十五世纪或者更后的时间内。虽然它可能不是原始的本子，但是最原始的本子，我们尚未发现。贵德本以外，我还见到一本与它相同的本子，语句差异是有的，但很少，章节是略于降伏妖魔霍尔入侵部分较详。这是在北京见到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我借过，现在还在我这里。贵德本尚不知是否已散失。

### 2. 《手稿几6》本。

这一本，我们没见到过。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伦的介绍，苏联列宁格勒萨尔特格夫谢得林公共图书馆有藏本，据说这一手稿，是苏联波塔宁在安木多弄到手的。手稿包括蒙文《岭格斯尔》的两个片断，和其中所没有的一章。（见达木丁苏伦所著的《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根源》，北京俄语学院同学集体翻译）。

这一藏文手抄本，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第一章格萨尔在天上的情节，与贵德分章本第一

章，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极个别的地方。

《手稿J16》本第二章标题也是《诞生章》，与贵德本第二章标题同。

《手稿J16》本第二章以后，据达木丁苏伦的介绍是叙述格萨尔的童年，叙述他和珠茉结婚，以及格萨尔动身到北方去。这些情节，也与贵德本第三章结婚章与第四章降伏妖魔章相同。

这一手稿最后也叙述了格萨尔从北方归来战胜沙赖河（黄霍尔），并从沙赖河归来，其情节与贵德本第五章降伏霍尔类似，此后达木丁苏伦未再作介绍，可能手稿本没有尾声，只到格萨尔降伏霍尔为止。

从以上介绍来看，《手稿J16》本，也是藏文《格萨尔王传》的一个分章本，而且这个分章本与贵德分章本，很相类似，也流传在安木多地区。

### 3. 《岭格斯尔》本。

《岭格斯尔》，大家公认为是藏文蒙译的翻译本，因为我们把它列为藏文分章本。这一分章本，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萨尔传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把它的第一章与《手抄稿J16》本的第一章，全部做了对照。这两本第一章文字情节相同，有出入的只是个别词句。其余情节他只是大体作了介绍，我们看出，内容情节，前后顺序，完全相同，只是《岭格斯尔》本，去北方的情节很简略地提一句，降服沙赖河部分比较详细，在降伏沙赖河后，却有尾声。

以上这三种本子，好象是同出一源，后几章只有详略的不同。只是前两种本子无尾声，似乎有缺文，后一种《岭格斯尔》本有尾声。尾声中有格斯尔王说：“雄狮王我的传记，若诵读他一句”云云，他返还天宫后，他任命掌教权的诺尔布却博伯喇嘛召集岭国各部人等，将雄狮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供大家讲述，并以书面写就向后人传播。当时岭国众人请诺尔布却博伯喇嘛在传记后面作吉祥颂词。从这些语句看来，好象格萨尔在世时，他的传记已存在，诺尔布却博伯只是笔之于书而已。在藏文本中，也有同样的《安定三界》一部。这一部的三种本子。一种是青海搜集到有青海化隆地区手抄本，与《岭格斯尔》这个尾声情节相同，也有格萨尔自说我的传记，应当诵读，和诺尔布琼培（相当于却博伯的汉语音译）召集岭人把雄狮大王的传记，毫无遗漏地向岭人诵读，并抄著成书广泛流传。一种是甘肃藏区流传的手抄本，情节与化隆地区流传的本子，大致相同，抄写时似有错简。末尾有诺尔布琼培向岭人诵读格萨尔王传记，使广为流传，接着便由岭人劝请，作吉祥结尾。此书并名为吉祥结尾章。但未明言著抄成书。另一种是西北民族学院官却才旦先生收藏的青海果洛地区流传的《安定三界》油印本。内容情节与前三种大致相同，语言稍有出入。但末尾只有：

“善哉，这本故事，是雄狮大王为在过去、未来、现在三时，安定三界之故而作。愿一切众生，平安到达极乐世界，愿一切都吉祥善好！”书的结尾，只此数句，并无他语。

藏文本三部《安定三界》，都是独立本子，但与《岭格斯尔》本对照起来，藏文的《安定三界》这一本子，可能是与《格岭斯尔》一样是连在贵德本一类的分章本之后，不是独立的。因为有一本明白提出它是吉祥结尾章，表明是一部书的结尾部分。至于这种分章本的作者，说格萨尔自作，当系托词，说系诺尔布琼培著抄成书，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此人也不可能与萨格尔同时，因为史诗上的著作年代，当在十五世纪以后。

### 4. 拉达克分章本

这个本子，彭君侯曾译出在康藏研究月刊上发表过。他发表时是1947年，汉名译为《藏三国本事》。当时编者按语（康藏研究月刊第四期）说：“西康流行之格萨尔诗史，有西康与拉达克两种版本。拉达克本七篇，西康本多数篇，英法文并有译本。兹请彭公侯先生就印度印行的拉达克本，将佛兰克氏所附的英文本事，译出发表”。这个按语是说拉达克本七篇，但发表在康藏研究月刊上的译文，却只标明六章。我另外见过的汉译手抄本，却标明七章。符合《康藏研究月刊》所说“拉达克本七篇”之数。彭译本六章是：第一章引言，第二章格萨尔诞生的故事，第三章卓古玛（珠茉的异译）与格萨尔成亲的故事，第四章格萨尔到中国与公主结婚，第五章格萨尔剿灭北方妖魔，第六章卓古玛为霍尔王所劫格萨尔去打霍尔。此章中有卓古玛以后爱上霍尔王，帮着霍尔王杀死来追赶她的岭国布玛郎登的情节。另一译本七章是：“第一章引言，叙述岭国城堡地区的构成和十八英雄诞生的故事，第二章格萨尔的降生，第三章格萨尔与珠姆成亲，第四章格萨尔到中国内地，与中国公主育滚乔毛结婚，第五章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第六章霍尔王掳去珠姆，第七章格萨尔降伏了霍尔王。彭译第六章，实际包括了第七章的内容。只是把六、七两章作为一章。

这个本子，藏文原本，我们尚未见到，从汉译文来看其全书组织，也是一种分章本。第一章与前三个分章本，出入很大，第四章不见于前三分章本。其余各章，内容相同，情节有出入。可能是依据前边三种本子而有了新的发展，其成书时间，当在前面三个分本之后。

## 5. 十三章本

这个本子是法国亚历山大达维德尼丽在原西康地区搜集到的本子，曾由永格登喇嘛整理过。我们也未见到藏文原文。达维德尼丽把这本命名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有法文译本，还有由法文转译成英文的英译本。汉文由英文转译过来的有两种本子，一种是陈宗祥的译本，一种是青海实验中学外语教研组的译本。陈译本为十三章，实验中学外语组译本为十四章，比陈译多末后第十四章。两种译本在第一章前还有序幕，一作序曲。其他任何本子，尚未见到所谓序曲的。这本的序曲，叙述诸神会议，一位神仙同意格萨尔去消灭魔鬼。接着第一章格萨尔降生，和母子被流放到辽远荒凉地区，他的母亲是冈姆，是龙女。他丈夫辛连，大妻是贾萨，生子名贾擦。冈姆是第二个妻子。第二章叙述格萨尔赛马娶杜姆为妻称王，时年十四岁。第三章格萨尔十五岁时，摧毁印度姆提巴药国。第四章格萨尔十五岁闭关时，莲花生预言让他去北方降伏鲁赞。鲁赞王妃为朱姆梅桑绷齐（为梅萨绷吉一名的异译）。王妃挖地洞藏格萨尔。格萨尔射箭中鲁赞额头。第五章叙述霍尔库尔哪（黑帐）、库尔萨（黄帐）、库尔喀（白帐）攻破岭国，掳走格萨尔妻子（色簪杜姆），格萨尔回国，贾擦死后托魂无头鹰，向格萨尔报告霍尔入侵的情况。格萨尔处置了寔丹（超同），前往霍尔国，第六章格萨尔过关进入霍尔国。第七章格萨尔变成小匠人，变成耍猴的人。第八章格萨尔斩库尔喀头。第九章色簪杜姆怕格萨尔看见她与库尔所生的儿子。格萨尔推倒柱子把她的儿子压死。第十章格萨尔去章国（当为姜国音译），钻入萨赞王（萨当王）腹中，萨赞刺死自己。格萨尔立玉拉唐越为章国国王。第十一章格萨尔消灭南方星帝王（当为南方门国的辛尺王）。本章叙中有：“格萨尔消灭鲁赞后，又相继消灭了霍尔和北国”、“格萨尔改良大食牛种和蒙古马种，抢唐古特黄金和汉人丝茶。材料可再写一本书，我只叙述到消灭南王为

止”，云云。第十二章消灭大食国。第十三章叙述格萨尔与杜姆五人归还天界。全书完。另译本第十四章是达维德尼丽外加的一段，名为《西藏荒野中的一段谈话》。

这一本显然也是分章本，内容比前几部分章本内容多，较前面所举的三个分章本，有了更多的发展。其中为前几部分章本所未包括的有莲花生治好龙病，收受龙女冈婢，格萨尔赛马娶妻，摧毁印度姆提巴药国，贾擦托魂无头鹰向格萨尔报告霍尔入侵情况，消灭章国萨赞王、消灭南方星帝王、改良大食牛种。这些情况以后都发展成为分部本的情节。此外还附带提到改良蒙古马，这与以后分部本的蒙古马宗有关；抢唐古特金子，以后有阿里黄金宗等好几部黄金宗分部本出现。还有取汉地丝茶情节，以后有几部与汉地有关的分部本。这个汉译本是根据外文翻译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所分的十三章，可能非原文之旧。其中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各章，实际是一个内容即降伏霍尔。

## 6. 七部本

另外有人传说《格萨尔王传》共有七部。就这七部的目录来看，末后一部是《安定三界》，我怀疑这或是另一种分七章的分章本，暂以七部本为名，列于此地，以后再行探索。

这七部本的分章是：第一部《求子》，藏文名《སྐུ་སྐྱེད་པོ་ལྷོ་མོ་ལྷོ་མོ་》。据说是叙述格萨尔的父亲僧唐饶杰与母亲孕擦拉毛因膝下无儿，向天神龙王等求子，因生格萨尔的故事。贵德本也有与此类似的求子情节。第二部《十三秩事》，藏名作《ཏུལ་རྩ་བཅུ་གསུམ་》，据说叙述格萨尔幼年战胜十三次迫害的故事。藏名原文直译为《十三王统》。第三部《降伏妖魔》，藏名《རལ་ལྷོ་ལྷོ་ལྷོ་ལྷོ་》。叙述格萨尔降伏北方魔王路赞的故事。第四部《降伏姜国》，藏名《རལ་ལྷོ་ལྷོ་ལྷོ་ལྷོ་》。叙述格萨尔降伏姜国萨当王的故事。第五部《降伏霍尔》，藏名作《རྩ་རྩ་ལྷོ་ལྷོ་》，叙述降伏霍尔黄帐王的故事。《降伏妖魔》与《降伏霍尔》，贵德本均有此同名专章。第六部《调伏汉王》，藏名作《ཏུ་རྩ་ལྷོ་ལྷོ་》。第七部《安定三界》。

这七部末后是《安定三界》。因为《安定三界》，如上所述，末后有结尾章字样。同时此七部中的《ཏུ་རྩ་ལྷོ་ལྷོ་》与《རལ་ལྷོ་ལྷོ་ལྷོ་ལྷོ་》，在别的分章本中也包括此种专章。所以我怀疑此七部本或即七章的分章本，

## 7. 昌格萨尔本

此部系上官剑璧，在四川木里县藏族地区收集到的说唱本，藏名作《ཕྱང་གེ་སང་》，也是分部本的一种。内容也是诞生、与珠茉成亲、降伏霍尔三王的情节，也有些特异的情节。藏族本来另有一ཕྱང་གེ་སང་王的传说，在藏族著名史书《智者喜筵》也曾提到ཕྱང་གེ་སང་这一名史诗中也出现过ཕྱང་གེ་སང་这个人物。不知ཕྱང་གེ་སང་与ཕྱང་གེ་སང་有无关系，两者藏文读称，音，却有些近似。

藏文分章本，最近似乎尚没有再发现其他本子。

在介绍藏文《格萨尔王传》分章本之后，我们也想间接地对蒙文《格萨尔传》的版本，略作介绍，以便对比。我不懂蒙文，首先是根据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齐木道吉同志的介绍。齐木道吉同志在他的《论蒙文格斯尔传及其各种版文》一文中，举出了蒙文《格萨尔传》的十种版本，他举的十种版本中，《岭格斯尔》这一版本，已在前面提出过，我们只介



绍其它各蒙文版本。这些版本都是分章本的类型。

## 1. 布利亚特格斯尔

据齐木道吉同志论文说：布利亚特格斯尔版本，其中有《阿伯格格尔》。这部史诗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艺人德密特日耶夫说唱的十章本，另一种是那木吉拉班达诺记录整理的九章本。此外还有在布利亚特搜集整理出版的翁根本（十章），和爱黑里特本。他还说：“布利亚特格斯尔，以布利亚特民间故事的形式写成的，在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方面，和其他各种蒙文《格斯尔可汗传》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加工改造过的《格斯尔》史诗。他说阿伯是健勇、雄壮意思的尊称，可能是英雄格斯尔的意思，或类似藏族称格萨尔为军王的意思。就齐木道吉介绍的德密特日耶夫说唱的十章阿伯格格尔版本来看，确实与一般《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相同的一些影子。如这个版本第一章开头叙述好日木斯塔腾格日的（义译即白梵天王）儿子毕力棍图克德尔（也叫做流鼻涕的孩子），把太乌兰腾格日的三个儿子打得粉身碎骨，扔到下界，就成了锡莱河三魔汗。大儿子叫作黄帐汗，二儿子叫作白帐汗，三儿子叫作黑帐汗。第二章中有“好日本斯塔腾格日，预感到在下界发生了灾难，人们在死亡，便决定从三个儿子中选派一个去下界除害消灾。他最小的儿子毕力棍克德尔，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备好需要带下去的枣骝马和两位叔父，以及三十三名勇士，三百名先锋预先去下界，除掉了人间的害虫，重又回到了天上”。这其中的白梵天王、流鼻涕的孩子、黄帐汗、白帐汗、黑帐汗等名称，加上天王派最小的儿子下界除害消灾，除灭人间的害虫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天上。这种情节，不是跟我们的藏文分章本，有相仿佛的影子吗？第六章中有同于藏文本格萨尔征服北方魔鬼的情节。图们去尔嘎朗（梅萨绷吉的蒙文义译）给格斯尔吃蒙昏膳，第七章锡莱河三汗乘格斯尔不在家派鸟儿去找美女，找到了格萨尔的妃子，并出兵入侵格斯尔故乡，楚通勾结敌人，王妃被掳走。格斯尔返回故乡，首先严惩叛徒楚通王，接着去征讨锡莱三汗。这也同于藏文分章本，细节虽不全同，大的轮廓是相同的，第十章契丹国王的美妃哪姪高娃病死，格斯尔前去救治，固穆王为了报恩，把美丽的公主送与格斯尔为妃。这样情节，在藏文本中也曾有过。

由此看来，差异较大的布利亚特格斯尔，与藏文分章本，也还有这些类似有些关连的地方。布利亚特的翁根本与爱黑里特本，齐木道吉同志没作介绍。达木丁苏伦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中有介绍。但他说翁根本十章后六章与蒙文北京本和扎因本相似。爱黑里特全系诗体。据云是独立的创作，但其中也有这样类似藏文本的情节：“天上东方天国和西方天国，为争一女孩发生了争吵。西方的首领阿达乌朗被东方首领休尔玛斯还躺在摇篮中的格斯尔抛下人间，在半空尸体腐烂，产生许多恶鬼，扰乱人间的安宁。天上的成千的白衣佛商量要消灭恶魔，便派格斯尔下生到人间。后来战胜情敌盖尼克布朗，娶沙盖兹巴图的女儿萨汗高娃为妻，当上了族长，获得了阿伯格格尔胡布恩的尊号……。”情节是特异，但也有一些与藏文本相似的地方。

## 2. 北京木刻版

《北京木刻版》又称《内蒙古上册版》。这一本大家都知道是康熙55年，公元1716年，在北京用木刻版首次刊行的七章本。现有蒙古桑杰扎布的汉译本。

### 3. 内蒙古下册版

《内蒙古下册版》齐木道吉说是《北京木刻版》的续篇六章本，1956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为从北京木刻版的下册续篇，合起来刊印为十三章本的铅印本。

### 4. 鄂尔多斯版

鄂尔多斯版，据齐木道吉介绍，此版本有《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的全部内容，有《内蒙古下册版》八章至十一章的内容，也有《萨雅版》第六章的内容，还有一个独特新颖的篇章。这个篇章，系指“锡莱河三汗中的白帐汗，有个暴虐夫人，她为自己的儿子娶妻，企图硬要去抢格斯尔的爱妃茹格慕高娃。为此事多次派兵侵扰岭国，而被格斯尔众勇士粉碎的经过”。这一情节，与藏文本倒有相似之处。

### 5. 萨雅版

萨雅版据齐木道吉介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策其尔力克市的萨雅斑支达书斋里所发现的手抄十八章本。该版在蒙文《格斯尔可汗传》中，也有比较新颖的版本，它把《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的内容，按段落切成十五个小章。从《内蒙古下册版》中要了三个章，作为十六、十七、十八章。藏文名词保存较多。”这一版本，当即达木丁苏伦所称的扎因版本。他举的标章为十九章，第十九章是续前章，实际也是十八章。达木丁苏伦并说：前十五章与北京版本故事情节相符合。最后四章，关于格斯尔的功绩和他的冒险故事，在北京版本中没有提到，可以推测北京版本，在内容方面，和扎因版本很相似，可以说是扎因的复述。同时，显然可以看出，两种版本是同出一源。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应在西藏寻找这一共同来源呢？因为在扎因版本中，显然有一些人名，是由藏文译为蒙文的。”但他又说“扎因本的语言，最有力地说明了它不是翻译的，它是用优美的蒙古文字写成的。”

### 6. 扎木斯仍诺版

《扎木斯仍诺版》据齐木道吉介绍，“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扎木斯仍诺（即色旺）博士，于1918年，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从一位内蒙古人手里获得的具有八章以后章名的手抄本。他把它作为北京木刻版的续篇，加以整理缮写，视为珍本藏之。后来，在沙俄白匪军侵扰库伦的骚乱中，这部典籍的一些篇章全体散失。……该版的开头几页（5—8页），和当中的几页（238—242页）以及以后附加的30页（394—425页），不影响故事内的祈祷文之类，在《内蒙古下册版》里没有的”。由这些介绍看来，它可能是《内蒙古下册版》的异本。

### 7. 诺木其哈敦版

《诺木其哈敦版》，据齐木道吉介绍：“它包含了《北京木刻版》、《内蒙古下册版》《扎木斯仍诺版》，以及《鄂尔多斯版》的内容，其章数达十一章之多”。他还特别介绍：“这一版本，从《北京木刻版》的第七章结束后，还有一篇叫作“达赖喇嘛与格斯尔可汗二人会晤”的经文。又有对这部达赖喇嘛与格斯尔可汗会晤后，“对杀死六道众生，深表慈悲而撰写的经典，虔诚地诺木其哈敦提议，由苏班第嘎地的喇嘛堪布额尔德尼绰尔济翻译”等附记。据介绍在《鄂尔多斯版》第二章的末尾，也有同样的记述。认为都是从藏文译成蒙文的。齐木道吉同志，对这段附记，认为不正确。这似乎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来确定藏文

与蒙文是否有翻译的关系。

### 8. 卫拉特脱得文版

《卫拉特脱得文版》，据介绍：“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科布多等西喀尔喀地区的卫拉特民间所发现的手抄本，于1960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影印刊行。”至于本版的内容，据介绍非常接近于《北京木刻版》，“很象把蒙文一一转写成为卫拉特脱得文。在第七章的末尾也记有（康熙五十五年……）的年月日。因此，它是从《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的部分编辑章成的。

### 9. 素乌图召版

《素乌图召版》，据介绍：是一九五八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乌素图召庙所发现的竹板手抄本，共八章。……其内容同《北京木刻版》一至七章，和《内蒙古下册版》的第八章完全一致，只是在文句上稍有差异。……象是分卷多章本……它原来很可能是想要包括《北京木刻版》的全部内容和《内蒙古下册版》的部分内容的版本。”

我们从以上介绍来看，《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以下各种版本，似乎都于《北京木刻版》、《内蒙古下册版》内容有关连，或者相同、相似，近于以《北京木刻版》和《内蒙古下册版》为依据，而略有增减内容情节的版本，是这两版本的异文。

蒙文格斯尔，据安柯钦夫同志的汇报，在新疆又搜集到一部卫拉特蒙古《格斯尔传》和《格斯尔祭词》、《格斯尔圣谕》和托特蒙文格斯尔手抄本两卷。西北民族学院郝苏民同志，也搜集到蒙文格斯尔传两章。甘肃民研分会的《甘肃民间文学丛刊》第三期上，也有蒙文汉译格斯尔传一大段。这些可能都是分章本类型。《格斯尔祭词》与《格斯尔圣谕》或不包括分章本内。

现在我们见到的藏文分章本，都已成为书面的本子。各地说唱家们所自报的说唱本，都不是分章本。蒙文本尚未见到和听到它的分部本。或者蒙文根本没有分部本，只有分章本。

以下介绍分部本。分部本的数量比分章本多得多。以前我们就自己所见所闻，只综合了六十部左右。当时也不止六十部。因为十年动乱损失太多，又因情报交流很差。最近三、四年中，各地积极搜集，尤其是西藏地区，搜集到的部数多得惊人。现在想把分部本再综合统计一下，我们依据西藏的汇报，扎巴老艺人可说四十二部，部名均已列出。女艺人玉梅能说唱七十部，部名也已列出。还有其他一些说唱家所举出能唱的部名，印度达姆萨拉藏文图书馆所藏目录、《格萨尔王传》分部本《分大食牛》一书中所举的目录，以及青海、四川、甘肃各地所收藏的目录，我们把它归拢一下，这些是不是《格萨尔王传》全部的大体轮廓呢？或者说是否近乎全貌呢？仍然很难说。

### 1. 天岭卜筮之部

此部藏文名称作《ལྷ་མིང་ལག་རྩི་དགུ་སྟེར་》。它应当是分部本的第一部，相当于分章本天神

章（在天国里）那一章。这一部系德格木刻本，为林葱土司家藏。共四章，书末写明这部天岭卜筮一书是缘起和教史的开始，是有大加持情节的第一部传记（འདི་ཡན་ལྷ་སྒྲིང་གལ་ཚི་དགུ་སྐར་ཞེས་རྟེན་འབྲེལ་དང་ཚམས་འབྲུང་གི་ཐོག་མ་ཡིན་པས་བྱིན་ཆ་བས་ཚན་ཁ་ཆེ་བའི་སྐར་དེ་རྣམ་ཐང་དང་པོ་ལྟེ་ཞེས་ཞུགས་སོ།）。这表明了它是《格萨尔王传》分部本的第一部，这部内也包含着格萨尔从三十三天投生下界是为了降伏四魔，利益众生，也是由观世音动议，派格萨尔下凡。但与贵德本，《岭格斯尔》本，《手稿J16》本不同。一是完全以佛教身份下界，二是宗教成分较重；三是他在天上的名字叫作退巴噶（闻喜），而不叫顿珠噶尔保；四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龙王邹那仁钦的三女儿梅朵拉孜的生母，这个生母并经过莲花生给龙王治好龙病，亲自讨来，送果部落的然巴·顿巴绛桀为妻，在果部落住了两年另五个月。最后此部结语是三十三天的神子退巴噶，知道下界利生之时已到，便在天上死去。此后他投生下界的历史，另有著录。此部当中情节很离奇，远不如分章本天神章那样朴素而富有情趣。这个木刻本，宗教气氛很浓厚，始终以莲花生大师为引线，似乎出于红教喇嘛手笔，或为他加了工。并提到汤东杰保这个人，此人为十五世纪之人。故此书可能成书在他出世以后。这个木刻本，现在已有两种铅印本，一为甘肃民族出版社铅印本，汉文题名为《格萨尔天岭之部》。一为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铅印本，汉文题名为《格萨尔王传——仙界遣使》。另外有扎巴老艺人说唱本，藏名同为《ལྷ་སྒྲིང་གལ་ཚི་དགུ་སྐར་》，已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印成铅印本。才杰、阿达尔、勇珠等艺人说唱的目录中也有此部，书名相同，但不知内容情节是否相同。

天岭卜筮的汉文译本，青海文联组织翻译的共三本，有一本是根据四川德格木刻本（当即指德格印本）译出的，内容全同。另两本，一注明“四川德格本”，不知与西康德格印本是否为同部。一注明为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搜集，不知从何地搜集得来。

印度达姆萨拉藏文图书馆目录，列有《ལྷ་ཡུལ》意为“天神之国”的分部本，是否为分部本“天神章”的扩充而成，或系另部，与《天神章》无关，因未见原书，无从确定。

## 2. 英雄诞生之部

这一部我们见到的藏文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和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四川出版的本子共分六章，甘肃出版的本子共分两章，甘肃出版的铅印本，第一章是《花岭诞生》，第二章是占据黄河地区白绸结。汉文译名为《英雄诞生》。四川铅印本藏文名《花岭诞生》，（འབྲུང་ས་སྒྲིང་མ་རྟོག་ར་བ）汉文译名为《英雄降生》，所分六章，似系后加的，因为按藏文原文看，仍标为两章，一为《花岭诞生》、一为《占据黄河地区白绸结》与甘肃本分章同，内容也相同。这两种本子，都是根据一个本子翻印的，不过四川本多了分章的标题，标题标在每章前，这个分部本，相当于分章本的《降生章》。格萨尔的生父是僧伦，生母是梅朵拉孜是莲花生赐给果部落顿巴绛桀为妻的龙女。也叫果萨梅朵拉孜。是在果岭战争中俘获来的，后归僧伦成为他的妻子。僧伦先娶那提闷，无子。继妻汉女拉毛钟玛，生甲擦协尔。格萨尔生后，被驱逐到黄河地区，其母同往。他把黄河地区治理得很好。有一年岭地大雪，无法生存，向格萨尔借地。格萨尔把原上岭、中岭、下岭各本族部落，全数迁移到黄河地区，全书情节是这样。除这两个铅印本外，我们还见到一本手抄本，标题为《降生史》（《སྐུ་འབྲུང་ས་བའི་ལོ་རྒྱུས་》），这部降生史，首先叙述格萨尔各族祖先，以后叙述他的生

父是钦伦惹杰，母亲是果惹罗顿巴之女果萨拉毛，生子即名角如。角如生时，天降大雪，狗马牛羊都下了崽。这一情景，与分章本贵德本相同。以后格萨尔母子徙居黄河地区等情节，同以上诞生分部本。甘肃西北民族学院有内部铅印本《འཁྲུང་ལོ་རྒྱུད་》。西藏说唱艺人勇珠自报说唱书目有འཁྲུང་ལོ་རྒྱུད་（英雄诞生）。西藏扎巴老人自报说唱书目有ལྷོ་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西藏的汉译名为《降生史》）不知内容与甘肃、四川和我们介绍的另本《ལྷོ་ཆོས་འཁྲུང་ལོ་རྒྱུད་》是否相同或有何关系。西藏玉梅自报的也有一部《འཁྲུང་ལོ་རྒྱུད་》（西藏汉译名为《格萨尔降生史》），才杰自报的有《ལྷོ་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西藏汉译名为降生史）。阿达尔自报的也有《ལྷོ་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西藏的汉译名为降生史）。这些分部本只有等到出书后，才能比较它们的内容情节。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英雄诞生》一部，并搜集到《扎营马地》一部60页，马地可能是黄河地区的半藏音半汉义的译文。据说此稿对扎营马地部分的描写特别细腻，是《英雄诞生》一部的最好补充材料。青海文联译成汉文的《英雄诞生之部》共五部，一是青海玉树地区手抄本，二是果洛地区手抄本，三是四川甘孜地区手抄本，四是原四川德格印本，此本或与四川、甘肃铅印本为同本。五是青海贵德地区流传的手抄本。

### 3. 甲擦降生史之部

西藏女说唱家玉梅自报说唱书目中，有这一部。藏文作《ལྷོ་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西藏的汉译名为《贾察降生史》。甲擦是甲擦协尔尔的简称。因为他母亲是汉人，所以称他为甲擦，即汉人的外甥之意。甲擦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长兄，勇敢异常。《甲擦降生史》，尚未见其他版本，也未听说有人说唱此部。但论史诗的前后顺序，应放在这里，或放在《格萨尔降生史》之前，因为甲擦降生，先于格萨尔，有兄前弟后的关系。

### 4. 容察降生史之部

这一部也是玉梅报唱的本子。原名为《རྩོམ་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西藏汉译为容察降生史。容察当指总管王容察叉根而言。容察部落的外甥之义。他是格萨尔的叔父。这部除玉梅自报书目中曾列入外。他处尚未见到此类分部本。

### 5. 赛马称王之部

《赛马称王》此一分部本，是叙述超同诡计想娶夹罗家姑娘珠茉为妻，举行赛马会，扬言赛马得第一名者才能娶珠茉。格萨尔赛马夺魁，娶珠茉后称王。超同失败。这一部分本异本在我们见到的《格萨尔王传》全部史诗中，数量最多。徐国谅同志曾说他见过十一部。我自己见到的有五部，有的几十页，有的一百多页，有的多到二百页以上。

甘肃民族出版社有铅印本，藏名为《རྩོམ་ཆོས་འཁྲུང་ལོ་རྒྱུད་》，汉译名标为《格萨尔赛马称王》是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四川民族出版社也有铅印本，是根据德格林葱土司木刻本翻印的。两个本子可能同出一源。词句虽小有出入，当是整理人改动。西藏班登和勇珠自报的说唱书目中都有《རྩོམ་ཆོས་འཁྲུང་ལོ་རྒྱུད་》这一部，西藏汉译名为《赛马登位》。他人自报的，未列此部。西藏还搜集到《赛马称王》藏文手抄本两部。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赛马称王》两部。一部是由色达借到的，另一部是由阿坝借到的。由色达借到的那本，据说有超出赛马登位的内容。四川多格搜集到的也有《赛马登位》一部，据介绍此部共266页，长于四川和甘肃出版的根据德格木刻本的翻印本。青海内部组织翻译本《赛马称王之部》有五种：一是四川德

格印本，二是四川康定手抄本，三是青海贵德热村手抄本，四是青海同仁手抄本，五是四川德格另一木刻本。各本详略不同。赛马的情节在分章中，只十三章本的分章本子中出现过，其余的分章本无此情节。在贵德分章本中，珠茉自愿嫁与格萨尔，她并因此婚事和妈妈理论。坚强不屈。这个形象当然比当做赛马人争取的对象，要好一些。

## 6. 西宁马国之部

这一部我曾见到过残本，藏名作《ཐི་ལིང་རྟ་ཚོང》是叙述格萨尔十一岁时，入西宁降伏妖魔的事。以格萨尔年岁来说应在赛马称王一部之前。但此部显系以后创作的新情节，插入他十一岁时的一段中。西藏扎巴老艺人说唱目录中，列有《ཐི་ལིང་རྟ་ཚོང》一部，汉译名作《西宁马宗》，不知内容如何。

## 7. 世界公桑之部

这部藏名《རང་མ་གླིང་གླིང་བཟང》，是甘肃藏族老艺人官却才旦说唱的分部本，已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铅印本。内容是格萨尔称王两年半的时候，尚未外出降伏妖魔，先煨桑祭神，让一切神灵帮助他事业成功。在煨桑时，魔国命根子红钢角野牛，冲到煨桑现场，被格萨尔用箭射死。煨桑已毕，回到宫殿，这些又有霍尔入境，劫掠夹罗家马匹的事，被岭国边防战士，杀死三名霍尔战将，其中包括一个霍尔王子。但是抢去的马匹，却未能全部夺回。这也是一部新创作的情节。分章本没有这样的情节，分部本有一部《降伏妖魔》，其中开头有格萨尔闭关修大力法，作降伏妖魔的准备，也没有祭神求助之事。各地尚未听说有这样的分部本。青海曾搜集到《三十英雄赞》一部，就内容来看，系与此部为同本。

## 8. 降伏妖魔之部

此部藏名作《བུཏུཏ་རུལ》。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很明显是根据贵德分章本一类的本子，作了发展。青海民研会曾搜集到两部降伏妖魔之部，汉译名作《北地降魔之部》其中一部情节与甘肃本异多同少。格萨尔外出降伏各地妖魔，此为首次，是他战争事业的开始，除后插入《西宁马宗》外。西藏的说唱艺人，自报的书目都有这一分部本。阿旺江措自报说唱的书名为《རུཏུཏ་རུལ་གཡང་ཚོང》，西藏汉译名为《降魔得福宗》，扎巴、勇珠、班登与才杰、玉梅报的书名为《བུཏུཏ་གླིང》（《魔岭》），阿达尔报的书名为《བུཏུཏ་ལེུ》（《魔章》），西藏还搜集到《魔岭》藏文手抄本两部。

## 9. 降伏霍尔之部

降伏霍尔在本章中是分量最多的一章。这一章在分部本中，有的分为霍尔入侵一部，和降伏霍尔一部。有的合为霍岭大战一部。霍尔入侵，是霍尔黄帐王、白帐王、黑帐王三王入侵岭国，抢走王妃珠茉。降伏霍尔是格萨尔在降伏妖魔九年后，从魔国回到岭国，前往降伏霍尔，把珠茉搭救回国。和分章本内容情节大致相同。青海民族出版社已出版铅印本《霍岭大战》上下册。前边我们所举的西藏七位艺人自报的说唱书目，都有这一部。书名稍有不同，阿旺江措报的书名为《རྟ་ལྷ་ལྷོ་ལ་བཟུང་ཐུལ》，西藏汉译名为《霍尔荡平记》。班登报的书目是霍岭上册、霍岭下册（*རྟ་ལྷ་ལྷོ་ལ་རྟ་ལྷ་ལྷོ་ལ་*）。才杰报的是《རྟ་ལྷ་ལྷོ་ལ་ཐུང་རུལ》，西藏汉译名为《霍尔入侵和反击霍尔》。阿达尔、勇珠、玉梅都报的是《རྟ་ལྷ་ལྷོ་ལ》（霍岭）。扎巴老人报的是《རྟ་ལྷ་ལྷོ་ལ་གཡུལ་ལེུང》，（霍岭大战）。四川达沙（女）



《**𑄎**》并列，当为不同于汉地茶宗的另一部。

#### 14. 门岭大战之部

此部藏文作《**མོ་ན་གླིང་གཡུ་ལ་འགྲེད་**》。甘肃甘南州有此部传说，西藏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也有此部。甘南本与扎巴老人说唱的有的情节相同，有的不相同。西藏的玉梅、才杰、勇珠和阿达尔，均自报能唱此部。藏文均作《**མོ་ན་གླིང་**》，汉译作《门岭》。班登自报说唱目录中有《**ལྷོ་མོ་ན་**》（罗门或译南门）一部，南门即指门国，其因在南方，故称南门。此部当亦属门岭大战之部。四川土登尼玛搜集到的有《门岭大战》之部，并加注“本书有长、中、短三种版本，此稿为中等篇幅，由色达借来”。四川多洛搜集的也有此部，书名相同，并加注“共472页，乃《门岭大战》长、中、短三种版本中的长篇本，质量较好”云云。青海文联搜集的目录中有《岭与慕域之部》慕域当为门域的异译。据云青海搜集的这部，系青海果洛地区手抄本，分上、中、下三册，当为四川所说的长篇本。北京民族文化宫有《**ལྷོ་གླིང་གྲུ་ན་གསལ་**》，可能为门岭的异本。

#### 15. 大食牛宗（也译作大食财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ལྷ་ག་གཟིག་ནོར་ཚོང་**》。甘肃与西藏均有铅印本，西北民族学院也藏有德格木刻本。甘肃与西藏本系同本，均系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藏文**ནོར**有牛、财两义。故有不同的译名，西藏所举的七位说唱家说唱的目录中，均有此部。阿旺江措目录为《**ལྷ་ག་གཟིག་ནོར་ཚོང་**》，扎巴老人的目录为《**ལྷ་ག་གླིང་གཡུ་ལ་འགྲེད་**》（大岭大战），玉梅、阿达尔、同作《**ལྷ་ག་གླིང་**》（大岭）。班登、勇珠同作《**ལྷ་ག་གཟིག་**》（大食）。四川土登尼玛搜集的汉名作《征服大食》，并说明“手写本长423页。这手写本远胜木刻本，诗文流畅美丽实罕见佳本”云云。青海民研会也有《征服大食》之部。《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出过《**ལྷ་ག་གཟིག་ནོར་ཚོང་**》，这一名称。

#### 16. 分大食牛之部

此部藏名作《**ལྷ་ག་གཟིག་ནོར་འགྲེད་**》，西藏民族出版社出有铅印本，另有木刻本一部，手抄本一部。汉译名均为《大食施财》。青海民研会搜集到的《大食分牛》之部，系四川甘孜州色鲁寺木刻本。另见到一本手抄本，系上官剑璧手抄，与西藏铅印本，除个别词字外，内容全同。

#### 17. 卡切玉宗之部

此部有西藏民族出版社根据德格木刻本翻印的铅印本。西藏扎巴、玉梅、阿旺江措、才杰、阿达尔、均能说唱此部，藏文名为《**ཁ་ཚེ་གཡུ་ཚོང་**》，西藏汉文译名作《卡契松石宗》。《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出过此部。四川阿雍也搜集到此部。青海民研会搜集到此部，定名为岭与卡契之部，为德格手抄本。

#### 18. 雪山水晶宗之部

此部名为《**གངས་རི་ཤེལ་ཚོང་**》。西藏玉梅、阿达尔说唱目录均有此部，名同。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作《**ལྷོ་གངས་རི་ཤེལ་ཚོང་**》。西藏玉梅、阿达尔说唱目录均有此部，名同。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作《**ལྷོ་གངས་རི་ཤེལ་ཚོང་**》，中央民族学院也藏有此部。青海民研会搜集到此部，定名为《岭与雪山水晶城之部》，系德格地区流传手抄本。四川西绕俄热搜集到此部，汉译名为



“《征服雪山水晶国》。注共190页，由色达借来”。

### 19. 康拉雪山宗之部

此部藏文名为《གངས་ལྷ་གངས་ལྷ་རྫོང་》，西藏汉译名为《雪山雪神宗》，只有玉梅自报说唱目录中举出，与雪山水晶宗当非同部，因玉梅除此部外，兼能说唱雪山水晶宗。她的说唱书目，两部均列入。

### 20. 松巴翰牛宗之部

此部藏文作《སུམ་པ་མཛོ་རྫོང་》。西藏民族出版社有铅印本。扎巴老人、玉梅、阿达尔说唱书目中均有此部，书名同为《སུམ་པ་མཛོ་རྫོང་》。才杰目录中作《སུམ་གླིང་》（松岭）。印度达姆萨拉藏文目录中也有《སུམ་གླིང་》。青海民研会也藏有此部，定名为《松岭大战》之部，是西康地区手抄本。北京民族文化宫也藏有此部，系手抄本，175页。四川甘孜有此部手抄本，以前我见过，并曾复制，现已丢失。

### 21. 丹玛青稞宗之部

此部藏名为《འདྲམ་མ་ནས་རྫོང་》。扎巴老人说唱目录中有此部。阿旺江措说唱书目中有此部，藏文名《ས་འདྲན་མ་ནས་རྫོང་》。阿达尔说唱目录有《པ་ལྷུང་འདྲན་གཡང་》，西藏汉译名为《丹玛青稞宗》，藏汉文不符，不知是否为同本。四川阿雍也搜集到此部，汉译名为《征服邓麻（丹玛）青稞国》。印度达姆萨拉藏文目录有《མ་འདྲན་མ་ཇི་གུལ་པའི་ནས་རྫོང་》。汉名可译为《擦丹王青稞宗》。丹玛是格萨尔大将，名擦香丹玛，此所谓擦丹或系擦香丹玛的略称。青海民研会也有此部，定名丹玛青稞之部，系德格八邦寺手抄本。丹玛青稞之部云云，或有漏字。中央民族学院也藏有此部。

### 22. 米努绸缎宗之部

此部藏名《མི་རུབ་དར་རྫོང་》。西藏阿达尔说唱目录中有此部，书名全同。扎巴老人此部作《མཚོ་མི་རུབ་དར་རྫོང་》，阿旺江措作《མི་རུབ་དར་གཡང་རྫོང་》。四川阿雍搜集目录中也有此部，汉译名《征服米努绸缎宗》。青海民研会有《米努绸缎城》之部，分上下部。《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此部，题作《མི་རུབ་དར་རྫོང་》，列为大宗。印度达姆萨拉藏文目录也有此部作《མཚོ་མི་རུབ་དར་རྫོང་》，与扎巴老人所报同名。

### 23. 朱孤兵器宗之部

此部藏名《བྲུ་གུ་ལོ་རྫོང་》。中央民族学院与西北民族学院都藏有此部，为上、中、下、三册，多达900大藏页，为《格萨尔王传》分部本中较长的一部。西藏阿旺江措、阿达尔、才杰、扎巴、玉梅说唱目录均有此部，书名全同。惟除扎巴目录汉译名为《朱孤兵器宗》外，其他四人书目汉译名都为吐谷浑兵器宗，以朱孤作吐谷浑疑误。朱孤当指唐时的突厥而言，似非吐谷浑。吐谷浑，藏文作阿夏，有时音译为吐路浑。“谷”译作“路”音。西藏还搜集到中、下两册手抄本。四川阿雍与多洛搜集目录都有《征服朱孤武器国》一部，注284页属长篇”。《分大食牛》一部中，也举出此部。

### 24. 杰日珊瑚宗之部

此部藏名《ཉི་རི་བྲུ་རྫོང་》。西藏扎巴老人目录作《བྲུ་ཉི་རི་བྲུ་རྫོང་》。玉梅、阿达尔说唱书目同作《ཉི་རི་བྲུ་རྫོང་》，阿旺江措作《ཉི་རུའི་ཉི་རྫོང་》，四川搜集到两部，汉译名均为《征